

盆架子花

■朱艺娟

今年的秋意似乎格外浓郁，校园里的盆架子花在不经意间就开了。那满树的繁花，宛如秋天里燃起的淡黄色火焰，瞬间点燃了我内心深处对于生命的思考。

盆架子树干笔直粗壮，顶天立地，枝杈向四周伸展，层层交织成复杂而有序的图案。每根枝条都是大自然的艺术品，线条流畅自然。树冠如巨大华盖，郁郁葱葱，阳光下洒下斑驳光影。它刚硬又不失优雅，是校园独特一景。

盆架子花呈淡淡的米黄色，不像玫瑰鲜红般热烈，也不如牡丹姹紫嫣红般华贵。其色彩柔和，似秋阳下的旧书页，泛着古朴温暖的光晕。单朵花不起眼，聚集成簇便有震撼之力，像无数微小精灵在枝头轻舞，将校园装点如梦如幻。从远处看，米黄色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构成绝美画卷。

花香，是盆架子最为独特却也最具争议的存在。在雨中，那花香浓郁得堪称惊人，仿若拥有冲破一切束缚的力量，在潮湿的空气中肆意地弥漫开来。雨滴纷纷扬扬地打落在那星星点点的花朵上，就像是轻轻敲打着一个个装满芬芳的精巧小香囊，使

得花香愈发汹涌澎湃。初闻之时，那强烈的气息显得格外刺鼻，恰似未经丝毫稀释的香料一般，蛮横地冲击着鼻腔。而雨水的降临，不但没有冲淡这种刺鼻感，反而像是火上浇油，每一滴雨都宛如一根携带着浓烈花香的细针，毫不留情地刺激着嗅觉神经，让人下意识地想要逃避。然而，若是能让自己躁动的心平静下来，细细感受，便会惊觉在这浓郁刺鼻的味道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别样的韵味。这种韵味，似是古老森林深处，树木的质朴与泥土的厚重气息相互交织而成，带着一种原始而神秘的氛围，仿佛能引领人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万物伊始的混沌之中。又仿若岁月长河中静静沉淀在香料罐里的芬芳，醇厚而深沉，只是遗憾地被那浓烈刺鼻的前调所掩盖，需要人们怀揣着耐心，像挖掘宝藏一般去慢慢发掘。

雨中的盆架子花，那浓郁刺鼻的花香与丝丝水汽完美交融，构成了一幅如梦如幻却又独树一帜的画面。只是那刺鼻的初感太过强烈，以至于人们在初次邂逅它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误解，从而轻易地忽略了其深处所蕴含的那动人心弦的韵味。

望着盆架子花，我深刻地意识到，

这花就如人生之“结”，恰似宗璞笔下的丁香结，盆架子花的每一次绽放又何尝不是经历无数日夜的等待与拼搏？它们在成长中，要抵御风雨，虫害，却依旧坚强盛开。这正如我们的人生，困难挫折如解不开的“结”，但其实都是成长的磨刀石。我们在校园、在生活中忙碌奔波，如同花从中迷茫的蜜蜂，而盆架子花以其姿态告诫我们，无论遭遇何事，都要坚守本色，努力绽放，其淡雅花色，是喧嚣世界中坚守自我的明证；浓郁花香，是困境中生命力量的彰显。每一次注视盆架子花，都似与智者深谈，它教会我们在复杂世界找寻方向，在平凡日子创造非凡价值。

盆架子花在深秋盛开又凋落，花开花落是它的宿命与轮回，我们在这花开花落间，不仅领悟生命真谛，更要将这些“花结”化为力量。人生之路，满是挑战，我们当如盆架子花，以坚韧之姿迎向风雨，让生命之花在磨砺中绽放出最璀璨的光。即便岁月无情，我们也要留下如花香般深刻的生命印记，让每一个“花结”都成为通往更高境界的阶梯，向着灵魂的升华坚定前行，在生命的长河中闪耀永恒的光辉。

听见（外三首）

■了净

我听见三楼扫水的扫把和铲子的声音
我听见厨房传来的碗盆碰撞的声音
我听见雨水从屋檐落在台阶上的声音
我听见了虫鸣
我听见了远方杜鹃的呼唤
我没听见自己内心沉默的声音

今天留一点空白

今天留一点空白
什么都不说
静静坐在院子里面
看着我的心思
像小鸟一样散散在天际
今天留一点空白
什么都不做
不读诗，也不泡茶
静静坐在院子里
看扫地的人扫地
今天留一点空白
不听人说话
不听四面飞来的消息
山间的翠绿色
是无声的独白
它在悄悄地沉吟低语
今天留一点空白
不看世间的喧闹
不看行人的表情
只呆呆地对墙壁
看墙壁上凹凸不平的自己

月光曲

月光照进走廊
走廊一半，我一半
走廊的一半留给黑暗
以及躲在黑暗里的人
我的一半融进草丛里

从走廊的格子里透出去
我听见厨房传来的碗盆碰撞的声音
我踏着方格的月光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
既怕踢碎了月光
又怕惊醒了神灵
我走在光明里
这光明如此地清冷、如此地白
我走在黑暗旁边
那黑暗如此地远、如此地深邃
这一半又一半的月光
像神明的眼睛
注视着我的脚步
又照进了我的心里
在月色里
我低着头，迈着又浅又深的步子
生怕错过了台阶
又怕拐错了弯
月色如此地幽暗
却又如此地明亮
我的心声如此地沉默
却又响彻天际

梦中的小院

走进一座小院
背靠着山坡
面朝玉湖
湖水清幽
升起银色的雾气
远山近水
尽收眼底

小院修起齐腰的矮墙
院门外
是一棵四十年的苍翠橄榄树

阳光洒在树冠上
树影平铺在路上
透出星星点点的光芒
在茂密的树影下
三五个人拾了棍子
奋力戳打枝上的黄橄榄
树龄四十年
打橄榄的人如孩童样
似乎又回到四十年前打橄榄的时光
奋力的劲头一如从前模样

院子的包容心
像极了父亲的好脾气
院子给你
矮墙给你
山地给你
荔枝树给你
龙眼树给你
墙外的橄榄树给你
你要的一切都给你
你需要的都给你

父亲在春天等你
在秋天等你
在伏天等你
冬十月等你
十二月也等你
路边的墩子上等你
时时刻刻都在等你
所有的好时光啊
院子空着

父亲走了
院子空着

“卖面包、粉皮嘢”，清晨，尚未睡醒，楼下卖面包、粉皮的叫卖声却已悠悠传来。顿时睡意全无，于是果断下楼购买。到了街口，一辆金黄色的三轮车就停在街道的转角处，一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坐在三轮车上，开着喇叭大声地叫卖着。那一声声的叫卖声，唤醒了我久远的记忆，不经意间，儿时围着货郎打转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每次听到货郎的叫卖声，看着货郎担子上琳琅满目的各式美食，总会忍不住口水直流，情不自禁地围着货郎担子打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个交通不畅的年代，那些走村串巷的货郎，就成了乡村里最受欢迎的。那些长短不一，高低起伏，却又韵味十足的叫卖声，曾一度掀起多少孩童的希望，又给多少家境贫寒的孩童带来多少惆怅。

记得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贫困，我的兜里并没有零花钱。每次听到货郎的叫卖声，只能干巴巴地看着。看着我渴望的眼神，母亲心生不忍，总会竭尽所能地给我买上一些零食以满足一下我渴望的味蕾。偶尔，碰上母亲不在家，卖粉皮的货郎来了，没有钱买，在货郎的怂恿下，我还会偷偷地从米缸里盛米去和货郎换粉皮。待母亲回来，看到米缸里的米变少了，虽然有点生气，却也不舍得责骂我。也因此，依靠家里的米缸，我常常吃到了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吃不上

的粉皮。

除了粉皮，夏日的冰棍也是我的最爱。“卖冰棍嘢，卖冰棍嘢，又甜又冰的冰棍嘢。”每到酷热难耐的夏天，村里常常能听到卖冰棍的货郎叫卖声，那一声声动人心弦的叫卖声，对于年幼的我而言，足以称得上勾魂索魄。

翻箱倒柜一番，好不容易才从抽屉里找到五分零钱，紧紧地将其五分钱的纸币抓在手中，立刻迫不及待地朝着叫卖声传来的方向飞奔而去。卖冰棍的货郎，坐在村口的荔枝树底下，一边摇晃着手中的帽子扇着风，一边翘首以盼地等待着顾客的到来。见到客人来了，熟练地打开自行车后尾架上的泡沫箱，从里面取出一根散发着丝丝冷气的冰棍，笑盈盈地递给我说：“小朋友，五分钱一根冰棍，你这五分钱，刚好可以买一根冰棍。拿着，慢慢吃，小心别掉地上了哦！”我接过冰棍，看着不断冒着丝丝冷气的冰棍，冰棍尾端那些被冰霜覆盖的绿色豆子，仿佛夏日的精灵，在耀眼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时刻诱惑着幼小的心灵。迫不及待地吧冰棍塞进嘴里，慢慢地感受那份冰凉与甜蜜交织的滋味。冰棍儿在口中慢慢融化，化作一股清凉的液体，顺着喉咙缓缓流下，一股说不出的清凉涌上心头，让人情不自禁地身心舒畅。然而，对于年幼的我来说，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也是很奢侈

的零食。偶尔，嘴馋了的时候，母亲就会煮上一大锅绿豆糖水，分别倒进我们的碗里，再将碗放进凉水里降温冷却。这样一来，自制的碗装冰棍就形成了。拿起汤匙，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品尝一下，自制的绿豆糖水，口感虽与正规冰棍不尽相同，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个没有冰箱的年代，自制的碗装冰棍成了我童年时最甜蜜的期盼。

除了粉皮、冰棍，童年时令人念念不忘的还有那香甜的豆腐花。每当卖豆腐花的叫卖声传来，就像是夏天的风，轻轻吹过，空气中就仿佛充满了浓烈的豆香味儿，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豆腐花，用料讲究，口感细腻，是夏天里的一股清流。再看货郎那盛豆腐花的娴熟动作，更是让人赏心悦目。每次买豆腐花时，货郎都会用勺子在桶内雪白的豆腐花身上轻轻舞动几下，眨眼的工夫一碗豆腐花就盛满了。随后，货郎再给豆腐花加入香甜的红糖水，一碗香喷喷的豆腐花就呈现在眼前了。拿起汤匙，轻轻地搅动几下，待红糖水与豆腐花完美融合，一口下去，满满的全是甜蜜与愉悦。

童年的叫卖声早已渐渐地远去，可那些叫卖声，早已深入骨髓，时常在梦里萦绕，让人留恋。这些叫卖声如同岁月里的老酒，醇厚而悠长，让人回味无穷。给我贫乏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数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寄情小七孔（外一首）

■雪冰

踏着爬满藤蔓的桥身
看到
响水河的爱情
穿过小七孔
流进涵碧潭

一汪透着湛蓝的碧水
荡漾在青山河谷
映出蓝天白云
照着花草树木

山谷的风
奏响天籁之音
轻抚人的心弦
于山水之间
醉美小七孔
正是疲惫之人
低吟浅唱的地方

黄果树瀑布断思

从祖国南端
来到黔中腹地
于犀牛潭之边
拜读李白诗句——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就是黄果树瀑布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黄果树瀑布
雪冰摄

第四十四章

-1-

上章说到钱伟光被寒雪杀害，他爱人无限悲伤，小姨子陈小雅前来安慰陪伴。

刚送走龙涛明，陈小雅在天天好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匆匆赶来，附在她耳边说了一番话。犹豫一下，陈小雅走到母亲面前，撒谎说：“妈，我单位有紧急事情，要去处理。姐姐这边劳您多费心了。”陈母用手擦了一把泪，点头同意：“你去吧。”

陈小雅心急火燎地赶到帝皇酒店，刚进入酒店大堂，副市长李沁的司机从大堂沙发上站起迎上来，交给她一条锁匙：“陈总好，这是1801房锁匙，老板在上面等你们了。”

当陈小雅用锁匙打开房门，穿着酒店浴袍的李沁快速上来，紧紧抱住陈小雅的腰身，将她整个人用力提起。陈小雅瞬间双脚离地，被李沁圈住在原地转了两圈。这次陈小雅可不像以前那样温顺，而是用力挣扎了几下，叫李沁放手，让她站回地面。

她才刚站稳脚，李沁又迫不及待要给她宽衣解带。她用双手交叉护着上衣，娇嗔地说：“书记，我今天没心情！”李沁是从团市委书记岗位升到副市长的，陈小雅为了表示历史关系，依然称呼李沁为“书记”。

每次约陈小雅，李沁一见面都很顺利使出的这套“见面礼”，从未“碰钉子”。这次陈小雅很不配合，李沁便停了手，只拥着她关切地问：“什么事让我心肝不高兴呀？”善于表演的陈小雅即刻抽泣起来：“我姐夫发生车祸走了，剩下我姐和未出世的孩子，好可怜啊！呜呜呜！”

李沁一听，原来是家里人出事了，那现在对小陈小雅硬来肯定不行，先腾点时间处理她的情绪才是上策。于是把横抱起陈小雅，将她放到床沿坐下后，装作很同情地说：“人死不能复生，关键是你姐以后怎么安置。”

这句话像是个开关，令陈小雅哭得更悲伤了。李沁侧坐在她身旁，挪动她的上半身，让她斜躺到自己的双腿上，然后弯下腰轻轻地亲了她红扑扑的脸庞一口，接着问：“你姐在哪个单位上班呀？”

此时，受到情人安抚的陈小雅已温柔许多，抹了抹哭红的眼睛，回答说：“原来在陶瓷厂工作，现在工厂倒闭了，下岗在家。”

◎ 小说连载 ④

李沁故意卖关子：“需要我帮忙吗？”陈小雅马上挺起身，从侧面抱着李沁，撒娇说：“肯定要呀！”李沁了然自己找对了“路”，继续试探道：“那你想她去哪里工作？”

“当然是市政府嘢。”陈小雅不加思索就答。李沁稍转过身，低头朝着陈小雅的脸移动，等两人的嘴唇相距只余大概十厘米时，含情脉脉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你怎么感谢我呀？”早已踏遍红尘情海的陈小雅，主动闭上眼睛把红唇迎了上去……

一番雨过后，房内恢复平静。李沁温柔地说：“小雅，我也有一事同你商量。”陈小雅转过头，望着李沁眼睛。垂眸相视，李沁继续说：“明天晚上，梁启春市长请我在状元山温泉度假村吃饭，你愿意去吗？”“是昨天新开张的吧？前段时间广告满天飞，听说很豪华，我愿意去呀。”陈小雅漾开一笑，轻快应承。

可她不知道，自己答应并非一次简单的会面饭局，背后的故事长着呢！这件事还得从状元山温泉度假村的建设历史说起。

早在“农业学大寨”时期，状元山镇组织人力在状元山半山腰劈山造田，当凿山到几米深时，竟然洞里喷出摄氏一百多度的滚烫“黄汤”。经农业专家鉴定，此处不适宜种植农作物，镇里只好叫停了造田项目。过了几年，一位曾在广东做过工作的副市长到状元山镇调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江南市政府领导建议可在这里建个温泉宾馆。那一届市领导很热心，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建成了一座温泉宾馆。开头几个月，确实吸引了大批客商，可惜热闹不过一年，随着人们的热情消退，来光顾的客人越来越少，温泉宾馆逐年亏损越来越严重。待市领导班子换届，这个被认为是烧钱的地方便结束了营业。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百废俱兴，百业兴旺，各种经济实体如雨后春笋。人们的腰包鼓起来了，各种业务交往多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宾馆酒楼、卡拉OK场所、按摩足浴门店大赚特赚，生意红火。在这期间，有不少

也红

单位和个体户向江南市委、市政府打报告，提出把状元山温泉宾馆重建成综合商旅场所的想法。各家开出的条件五花八门，有说投资五亿、十亿或二十亿的，也有说每年给政府上交管理费五千万、一亿甚至两亿的。为此，许东书记曾召开市委、市政府班子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过温泉宾馆重建项目，但大多数领导认为不可控因素太多，怕重蹈覆辙，一时悬而未决又搁置了下来。

梁启春从省政府提拔到江南市当市长后，他在省城工作时的一些好朋友好部下到江南市来探望他。其中有一位在长三角区域搞温泉度假村非常成功，名叫“龙大”的老板，向梁启春提出，愿意和当地企业家联合合作，把状元山宾馆建成商、住、玩于一体的大型度假村，条件十分丰厚，同时，也暗示会给梁启春一定的“辛苦费”。

这对一直有着好几位年轻漂亮女朋友的梁启春而言，吸引力可谓不小。这些女朋友当面都说看上梁市长的人格魅力和聪明才气，实际上她们高档的衣食住行和奢侈消费，样样都要梁启春花钱供给，单凭梁启春那点死工资，简直杯水车薪，很难维持。一开始，他厚着脸皮胡扯一些理由向夫人要“零花钱”，随着职位升迁，灰色收入也越来越多，还能基本敷衍。但那些令梁启春心动的绝色佳丽，如市电视台当家花旦梁丹丹，开口要价就太高。为了满足自己的“集美爱好”，梁启春总想办法增加“额外”收入。

一晚，接待完上级领导，梁启春和李沁在市政府招待所里的天池湖九曲桥上散步。梁启春说起自己有个很有实力的朋友，想找江南市当地同样有实力的企业家一起投资状元山温泉度假村项目，问李沁有没有这样的人选。

李沁思考了一会，提出卢国忠的姐夫刘海运合适。梁启春认为可以，拍板同李沁分工合作，他负责推动市政府层面的项目落地，李沁则负责对接龙大和刘海运两位企业家。他对李沁着重提到：“等项目批文下来，让他们把1000万‘中介费’交给你

暂时保管，待事成了我们两人平分。”

在二人合力之下，温泉度假村项目办得又快又顺利，昨天刚举办完盛大的开业典礼，梁启春和李沁都被邀请为领导嘉宾出席。晚上，梁启春喝得进入状态，李沁、龙大和刘海运等人把他送入总统温泉套房休息。梁启春让其他人离开，单独留下李沁接着详聊。

喝下服务员为他特别送来的一大杯蜂蜜浆后，梁启春一边换上泳衣，一边走向豪华的温泉水池。他扬着脖子胀红的脸，同李沁说：“小李呀，你深耕青年工作多年，漂亮的女朋友不少吧？”被问得突然，李沁摸不着头脑，并未第一时间作答。

靠到李沁耳边，梁启春低声道：“我在省城工作时交的一位女朋友，后天会来看我。省城人开放，她提出要找另一对有品位的情侣一起吃饭喝酒玩游戏。”说到这里，暧昧地挑挑眉：“小李呀，我来江南的时间不长，交心的朋友就你一个，后天你带个女友就来这里，怎么样？”

虽然同是喜于玩弄风月的高手，可像梁启春所提议之事，李沁还是第一回接洽。转念一想，梁启春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能够带自己一起“玩”，是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啊！于是在脑袋里把现任女友们挨个排队过目一遍，最后把目标定格在陈小雅身上，对梁启春承诺：“老板，我尽力完成任务。”

这才是李沁今天下午心急着约陈小雅到帝皇酒店来的最重要原因。听到陈小雅愿意参加明晚梁启春的饭局，李沁心里稍为高兴，但为免她知道内里缘由而变卦，绕了几个弯接着道：“小雅，你刚才说想让你姐到市政府工作，管编制的是梁启春呀，他不点头，恐怕这事办不成。”

闻言，陈小雅推开李沁的手，用右手食指点着他的额头：“你刚才不是说这事包在你身上吗？怎么事后就不认账了？”能言善辩的李沁装作被误解：“小雅，我们明晚同梁启春吃饭，不好趁商机帮你办了这事吗？不急嘛，我们一起商量，明晚怎么搞掂梁启春。”这样一说，陈小雅才转嗔为喜：“搞掂梁

启春，肯定要代价呐！那他最喜欢什么，你就送他什么呗。”正中李沁的下怀，乐得他半开玩笑地说：“他如果喜欢你呢？”陈小雅哼唧唧拍他胸口一掌：“你舍得吗？”话音落下，两人又互相揽着“咯咯”地笑开了。

翌日傍晚，梁启春带着省城来的女朋友会同李沁、陈小雅这对情侣，到了状元山温泉度假村游玩。度假村的龙大接待，并在近500平方的状元宴会厅，为他们举办了琴舞俱全、温馨浪漫的烛光晚餐……

再说回龙涛明这边，自从钱伟光家回到办公室，他便心情低落，闷闷不乐。这时，吕副书记敲门进来，手里还提了个茶叶礼品包。

走到办公桌前，吕副书记小声向龙涛明请示：“龙厂长，我有一私事想请您帮忙，不知——”龙涛明抬头看向他：“老吕啊，说吧，什么事？”得到首肯，吕副书记这才敢直说：“我儿子在市一中，今年高考。最近一次模拟考试不理想，学校把他从尖子班转到了普通班，这样一来要想高考进到好的大学就更难了。龙厂长，您认识的人多，拜托您同市一中校领导或教育局领导说一下，这是我儿子的名字。”说完，右手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龙涛明。

一听事关孩子读书升学，龙涛明想想还是要帮忙的。但思及自己就读一中时的老师和校领导如今都已离开了，市教育局的领导自己又不认识，顿时有些为难。

沉吟半会，想到了老同学李沁。李沁现在可不就是主管教育局的副市长吗？当即给李沁打去电话。不过电话铃响了半天，都没人接听。他哪里知道，此时李沁正同陈小雅在帝皇酒店亲热着呢。

搁下电话，龙涛明亲切地同吕副书记说：“老吕，我有个同学在市政府工作，也许他能帮上忙，但电话没人接，我继续找他吧。”他打了个掩护，没有提及名字和职务。

“龙厂长，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您！这里有盒茶叶，请您转给帮忙的那位同学。”吕副书记欣喜感动，说着就把茶叶礼品包放在茶几上。

龙涛明马上站起来，走上几步提起礼品包重新递回到吕副书记手上：“老吕，你这就见外了。请放好，这事我尽力帮你办成。”

千多谢万多谢后，吕副书记满脸喜色地离开了龙涛明办公室。